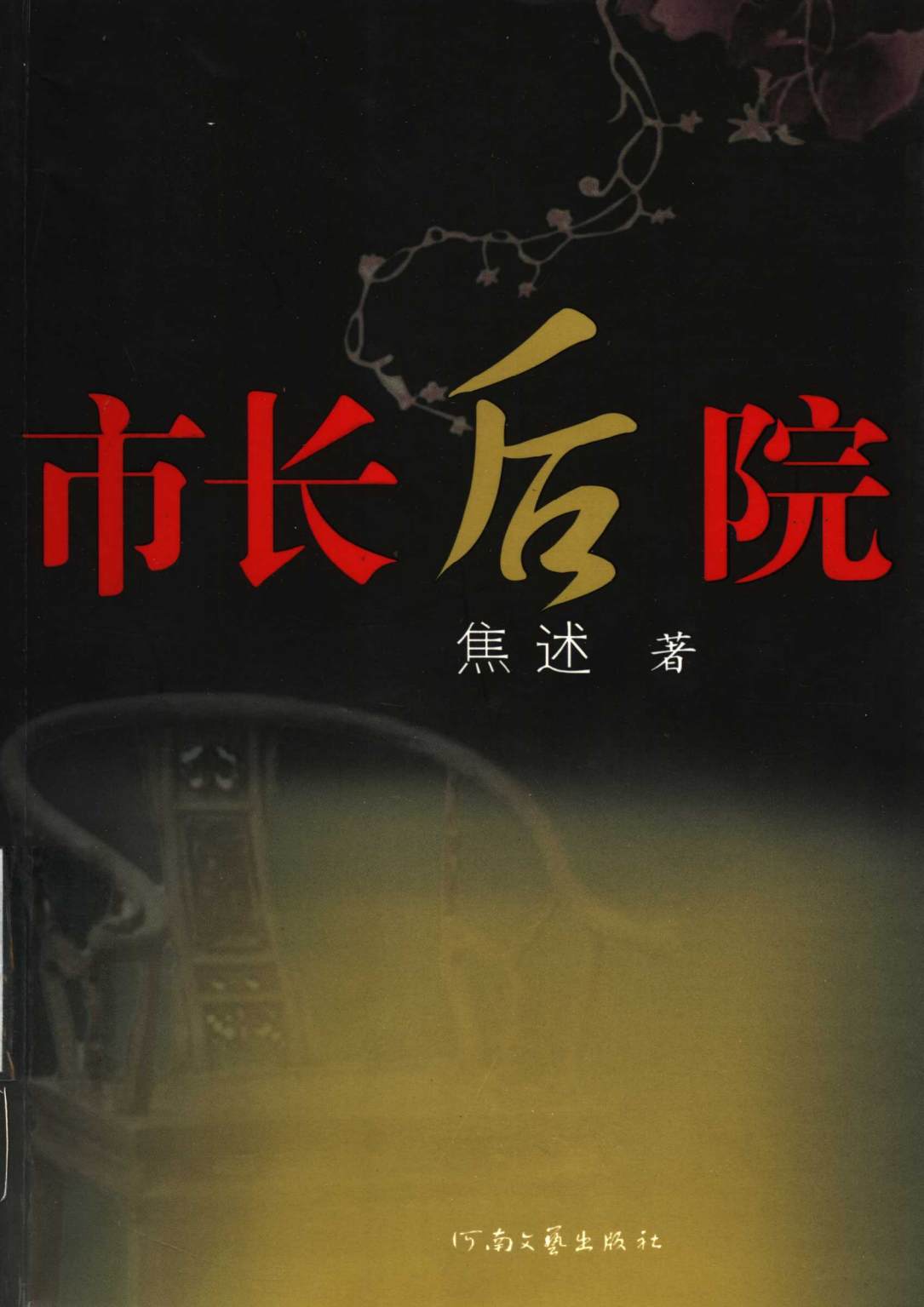




市长后院

焦述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I247.5

895+1

2007

市长后院

焦述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长后院/焦述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

1

ISBN 978-7-80623-746-5

I. 市… II. 焦…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7214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13.25

邮政编码 450011

字数 328000

承印单位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印数 1—10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746-5

定价 2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目 录

- 一 市长其人/1
- 二 妻子罗虹/3
- 三 情人陆雯/7
- 四 市长的家/13
- 五 芳邻黎明/18
- 六 家外之家/26
- 七 龙城别墅/32
- 八 龙城新贵/37
- 九 重大分歧/43
- 十 情人幽会/53
- 十一 勾魂摄魄/64
- 十二 隐居深山/78
- 十三 潇洒母女/92
- 十四 钢城半日/101
- 十五 后院起火/106
- 十六 寂寞王国/116
- 十七 最后防线/123
- 十八 贵族享受/130
- 十九 噩梦·梦游/147
- 二十 私家侦探/154
- 二十一 困惑法官/161
- 二十二 以毒攻毒/167
- 二十三 危险行动/174
- 二十四 良苦用心/183

- 二十五 海市蜃楼/191
- 二十六 一意孤行/202
- 二十七 国庆前夕/211
- 二十八 疑难杂症/218
- 二十九 众说缺德/223
- 三十 游戏规则/233
- 三十一 痴心毕露/239
- 三十二 密室筹谋/251
- 三十三 和为上策/259
- 三十四 雇凶杀人/267
- 三十五 田园牧歌/275
- 三十六 大年初一/287
- 三十七 短兵相接/297
- 三十八 大师预卜/305
- 三十九 高人一筹/312
- 四十 古往今来/319
- 四十一 烟尘烽火/328
- 四十二 失手致命/335
- 四十三 普陀拜佛/349
- 四十四 市长报案/358
- 四十五 小白落网/364
- 四十六 逮捕市长/372
- 四十七 一种误区/379
- 四十八 公开审判/388
- 四十九 黎明探监/399
- 五十 生离死别/408
- 五十一 死囚衷肠/415

— 市长其人

刚刚进入知天命之年的栗致烜，做梦也不曾想到他能登上汴阳市市长的神圣宝座。得悉这个令人振奋不已的消息，是公元二〇〇二年的三月十五日，农历正好是二月初二，一个无比吉祥的日子，民间称之为二月二，龙抬头。是的，栗致烜就属大龙，这天正是他昂首仰头的大吉之日。

说没有想过自己能做市长，应该是十年之前的栗致烜。那时他在钟南省钢铁公司做炼钢分厂的厂长，如果要套级别，分厂厂长也就是相当于县处级。不过，企业总归是企业，是自己打天下自己坐、自己挣钱自己花的地方，政府并不给他们啥。干企业的人并不这么说，人家说企业是纳税人，是干活挣钱的主，是养活社会各级人物的经济基础，哪里是自己挣钱自己花，挣的钱绝大部分都上缴国家了，自己花那一点点还不到九牛之一毛哩。这话说得不错，特别是对钟南省钢铁公司。

这家直属省管的企业并不在省会汴阳市，而是坐落在钟南省北部的德府市，之所以把厂建在远离省府二百公里的城市，在四十多年前还没有想到环境保护的因素，只是因为德府市的周边有丰富的铁矿、煤矿，还有丰富的水资源，电力和交通也有优势。就这样，一个省的经济支柱就夯实到那里了。钢铁公司也真争气，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德府市每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是

钢铁公司上缴来的。德府人说,倘若德府没了这家企业,德府人就没饭吃了。省里领导说,像钟南钢铁公司这样的特大型企业,能够数十年稳定中见发展,它是钟南省的骄傲。

大概也是这种缘故,上级组织对这家企业的人物们就相当尊重。企业已有三四任的一号人物被直接委任为市级领导了。然而,让栗致灿和他的同仁们没有想到的是,十年前的三伏盛夏,正是栗致灿四十岁生日的那天,一纸调令,把他从炼钢分厂厂长的座椅上调到了德府市人民政府任副市长了。为什么?因为德府市的工业生产好长时间萎靡不振,疲软下滑,上上下下一片呼声:得找个懂工业的人主管工业啦。寻觅人才的慧眼终于聚焦在了栗致灿身上。栗致灿是一九七四年就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钟南省工业大学学习的,那时的同龄人还颓废在无所事事的呻吟中,徘徊于一条没有目标的人生迷途里。而他却幸运地进入已停办多年的大学学府,尽管学校还不正规,尚有颇多弊端,但那毕竟是在学习,是在进步。对一个年方二十有二的青年来说,还有什么比求学更重要的事情吗?更为幸运的是,当他拿到工农兵大学生毕业证书时,全国恢复了高考,所有的大学在冬眠了十年之后,一个个揉揉惺忪的眼睛,伸一下懒腰,醒了。不能再睡下去了,再睡下去就太危险了。他顺理成章地成了这所大学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更为幸运的是,当三年研究生生涯过去之后,他又顺理成章地被公派到美国堪萨斯州州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了……毕业之时,玫瑰花簇拥而来,美国一家大公司以高薪聘用这位已具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母校诚挚地期待他回来大显身手,还有一些机关、大学、企业,也向他投来了渴求的微笑。他却果断地选择了下企业之路,下到钟南省钢铁公司。实践证明,他选对了。是的,对年轻人来说,首要的不是得到了什么,而是做出了什么。企业里虽然充满风险,但也充满了希望。它为年轻的博士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炼钢——是钢铁公司的重中之重,它是衡量钢铁企业实力的

主要部位,可谓钢铁交响乐的华彩乐章。栗致烜没有辜负众望,他同炼钢分厂一起走过了一段辉煌里程,就坐上了副市长宝座,只是过去了三个春秋,一届尚未到期,他又荣升为汴阳市副市长了。虽然都是副市长,可汴阳市是钟南省首府,又是计划单列市,级别自然比一般地市高半格。两年后,他进了汴阳市委常委,成为最年轻的常务副市长。这时候,他变了,变得想当市长了。因为在市政府里,他已经坐上了第二把交椅,距第一把交椅也就一步之遥。也许,由于他的学历的光环太耀眼,太有冲击力;也许,因为他有做过厂长、又做过副市长的实实在在的经历;也许,他的年龄是更大的优势;也许,汴阳市太需要懂工业的大人物了。正是这么多也许,使栗致烜美梦成真了。

二 妻子罗虹

栗致烜并不怎么喜欢妻子罗虹,或者说,他不爱她。有人会说,你不爱她,为什么要与她成婚?是的,这个似乎很有道理的问题,一联系生活实际,就很没有道理了。栗致烜是在三十四岁的时候成的婚。那时他刚正式参加工作,到钟南省钢铁公司当了工程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初期,社会上流传着“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还有“穷得像教授一样,傻得像博士一样”之类的民谣。这话并非没有道理,因为那时候人们对知识、对学问、对科技的认识还很不到位,也是长时间遭受“知识越

多越反动”的谬论的侵蚀,使知识分子的排行沦落到“臭老九”的垫底之地。如此惊人的反差,哪里是十年八年的时间能校正过来的。所以,那时间,即使是博士,也是很穷的。从现象上看,他们与有职有权的带“长”的人物,与发财致富的大款,都是无法比拟的。可是,年龄这东西是不饶人的,年近花甲的父母反复地持久地催促儿子快快结婚成家、立业生子,以了却这个十余载的夙愿。也是实在没理由再推托了,大学读完了,研究生读完了,留学也留过了,这些理由不能再用了,那就照父母的指示办吧。他知道,他不能用待事业有成、功成名就后再考虑婚事的理由去搪塞老人的企盼。尽管他已有了西方人的这种观念,但是,本国本土却不允许这种观念萌芽生长。况且,他也真不知道事业是否会成功,即使获得了所谓的成功,又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他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像前辈一样,上班工作、吃饭睡觉。该成家了。端正了这种态度,事情一点都不难了,男人找个女人,同女人找个男人一样,都不难,只要你不挑挑剔。在他三十四岁那年的秋末冬初,大龄博士工程师与小他五岁的大龄姑娘罗虹喜结秦晋之好。罗虹人长得还算漂亮,又在这十里钢城的化验室当化验员,比起在炼钢炼铁炼焦轧材那些第一线的岗位,工作干净舒服多了。对一个姑娘,相貌和工作就是最大的资本,有了这种资本,还怕碰不上意中的白马王子?可是,事实却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少女憧憬的美梦,一个又一个英俊青年总是与她失之交臂,是姑娘个性太强,太挑剔,还是缘分不到?直到而立之年的边缘,她方下定决心,立马得把自己嫁出去。她以为,与博士工程师的结合,也是自己降低标准才成就的姻缘。

事实往往就是这样,当一方感到委屈和让步的时候,对方并不认为自己攀上高枝,反而,他(她)与她(他)有同感呢。

对于栗致烜来说,如此晚婚又如此心态,还有一个极其秘密的原因,这秘密在他二十岁时就藏在了他的心里。那是公元一九七二年,他以一个知识青年的身份正在一个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

中农的再教育,正在过着中国新型农民的生活。在那个天地里,已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的初中生和高中生们,他们大概都是在国家权威领导人的“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下,浩浩荡荡地奔赴农村的。广阔的大有作为的天地里却是超乎寻常的贫穷。破烂的拥挤的房舍、简陋的粗劣的家什、质差量少的饭菜,加上枯燥单调的精神生活,使一个个血气方刚、精力旺盛、情趣盎然的少男少女们忍受不下去了,只是硬压制着快要爆炸的情绪艰难地度过三个寒暑之后,就乱套了。一切都乱套了,毫不夸张地说,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少男少女们偷吃了禁果,有的索性就同居了。他们并没有履行婚姻的形式,却实施了婚姻的内容。没有人能阻挡住这股“洪流”,也没有办法去阻挡这股“洪流”。栗致烜也不例外,他与他所爱的姑娘韩秀清同居了。那是他的初恋,也是他最美好的幸福时光。他与她是那样的志同道合,情趣默契,他们有说不完的心语,有诉不尽的情歌,有享不够的快感……终于,他俩与他们的同伴一样,遇到了没有想过也不曾遭遇的麻烦,他们有了孩子——私生子。那是一批私生子,不是简单的一个、两个、三个……二十岁的男女,也还算个孩子,只是这大孩子有了自己的小孩子。在那个空间,他们哪里有能力去照料孩子?处理孩子的方式是不同的,有的送给了自家的亲戚,有的送给了村里的老乡,有的被陌生的路人抱走。当然,也有那横下心来的知青,硬是精疲力竭地拉扯着孩子混时光。栗致烜与韩秀清的亲骨肉——一个健健康康的小男孩,他们本不打算送人的,他们想把孩子养大。那孩子右肩上长着一片青色的胎记,与栗致烜长在右肩上的记一模一样,他惊叹人类的遗传基因如此奇妙,看着自己的种子发芽结果,怎忍心把他抛弃?但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及物质极其匮乏的生存环境,使他们感觉到,只是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把儿子养大的。何况上级组织并不同情私生子们及他们的未婚父母,他们采用“外科”手段,把一对又一对有情人调离拆散,让他们不在一个乡,不在一个村。叫他们认识

到,未婚同居是一种罪过,非婚生出的子女是孽种,私生子属非法的野种。这对年轻人抗不过命运的压迫,他们终于把自己的骨肉送给邻村一家农户抚养了。据悉,这家农民并非本乡本土的老户,他们是从外地投亲来的,只因家中没有男孩,就认养了这个私生子。孩子被抱走时,栗致灿和韩秀清已被分离在两个村庄,虽然,同属一个乡,但是两个村庄分别坐落在南北两端,相距五十华里。两个寂寞的心灵只有靠互寄书信沟通交流。使栗致灿更加悲怆和内疚的是:就在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大学时,韩秀清被逮捕了,罪名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国家领导人,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后来清纯的姑娘被判处死刑……这是一段令人肝肠寸断心灵滴血的经历,又是让栗致灿心弦颤抖负疚一生的绝密隐痛。他清楚,恋人韩秀清的被捕直至被枪决,其中有他的责任,尽管那并非他的故意,尽管当时他还是个“毛孩子”,但是每每想到韩秀清,他都有一种不可饶恕自己的负罪感觉。不过,这只是他心灵深处的活动,他从没有对任何人再提起这事,也没有人去追究这事。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之后,在为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改正之际,知识青年因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国家领导人被枪决的现行反革命案方被改正。韩秀清的反革命分子帽子方被摘掉,陷害她的是极“左”的路线,是当时呼风唤雨的“四人帮”。就是这样,一起冤案画上了句号。然而,在栗致灿心中,韩秀清的冤死却永远画不了句号。在栗致灿的记忆中,秀清是他终生难忘的恋人,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尽管他们没有组织形式的证明——结婚证书,但是他与她同居生子的事实,使这个有实无名的婚姻比真实的姻缘还真实。秀清是那样清纯、端庄、温柔、通情达理,又是那样浪漫、美丽、洒脱……他忘不掉她,无论他下多大的决心,用多少手段,特别是面对眼前现任的妻子罗虹时,他总是下意识地将秀清与罗虹相比较,愈比较愈觉得罗虹的世俗、浅陋,愈比较愈觉得秀清的珍贵。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也许,秀清留给给他的是二十岁的青春少女的印象,那是一个人见

人爱的含苞欲放的绚丽花季；也许，罗虹正进入四十开外的更年期，那是一个人见人烦的枯萎凋谢的暮秋之时。当然，也许有另外一种原因。对于男人，凡是失去的女人，总会让他怀念；相反，已得到的女人，却叫他腻烦。不管是哪种原因，也不论这原因正确与否，栗致烜并不去思索这种难有结果的问题，只是顺应着生活的波涛，悠游着向前行驶。在三十八岁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个情人，应该说，遇到了一个知音，这种事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三 情人陆雯

做情人，无论是情夫或是情妇，从来就是又苦又累的事情。没有哪个做了情人的人只收获快乐和愉悦而不“享受”其负面影响的。坠入情人境地的人，往往生发出一种沉重、凄苦和悲伤。但是，情人的数量并未因此减少。这大概是因为：情人的角色中存蕴着诸多诱惑的因素，也许这种因素比之它的负面效应更为强劲。

栗致烜步入情人的角色，是三十八岁那年，他刚刚被任命为钟南省钢铁公司炼钢分厂厂长的三个月之后。有人说，三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危险的年龄段的开始。是的，男人到这时候，往往事业有成，或是进入成功的开端。对诸多已见到成效的男人来说，在他们享用着物质的满足之时，总会有一种精神上的空虚或空白，这种空隙会随着男人成功步履的移动而越来越大，

谁来填补这种空隙呢？是啊，当柴米油盐酱醋茶得以满足之时，他就憧憬那琴棋书画诗酒花了。妻子能给他这些浪漫吗？当然不能，妻子只能是柴米油盐，是家常饭菜，是白开水。那琴声、那棋韵、那书典之类的雅兴，在与妻子年年岁岁、日日夜夜的居家过日子的碰撞中，早已磨损得荡然无存了。然而，这时间精力充沛、兴头亢奋的男人却企图得到这些，或者说，这是一种本能的欲望，只要你不加以节制而随其顺应自然的话，情人就悄然走来。走来的是一幅明丽的画，一首多情的诗，一杯浓香的酒，一束旖旎的花。做过情人的人知晓，那明丽背后有阴影，那多情之中藏怨恨，那浓香里面含乙醇，那花丛下边长针刺。做过情人的人，有人幸运，应该称为侥幸，到了暮年，他们会回首那诗酒花般的往事，最终又陷入情感分裂的绵绵忧伤的沼泽中；做过情人的人，有人倒霉，应该称为失足，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是规律，失足的情人往往已没有条件再回首往事了，即使有条件的失足情人，也不愿更不想回首让他们痛心的往事。的确，这应该列入危险游戏的范畴。一个个做过情人的老情人在退位，无论他们怀着何种何样的心态，一个个年轻的新情人在粉墨登场，犹如一场战争，冲锋的士兵在前仆后继，尽管那阻拦进击的炮声隆隆，硝烟弥漫……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做情人，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找到情人。当然指的是理想的情人。情人是不能凑合的，找妻子可以凑合，因为那是传统习惯中必须履行的人生程序和义务，也可称为责任吧。情人则是可有可无的，更何况，在传统观念意识里，情人是不道德的角色。有人讲，情人眼里出西施，那意思是说，情人才能发现和开掘出对方潜蕴的美妙和风华，别管他人怎样认为。

栗致灿已具备了做情人的资格，当然他也有本钱寻觅情人了。在他三十八岁的时候，遇上了小他十五岁的姑娘陆雯。姑娘刚从一所艺术学院的美术专业毕业一年，在德府市的群众艺术馆

工作。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日,忙碌了一个星期的炼钢厂厂长难得休个假日,这一天,市里正在举办全省的人物画展,这是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活动,展览是在全省各地市巡回举办的。栗致烜对艺术很是喜爱,尽管他上大学时学的是理工,少年时代的他却有过做艺术家的梦想。特别是对造型艺术,他也有几分天赋呢,若不是走进工业大学的门槛,说不定他能成为一个大艺术家。当然,这只是在偶尔闲暇时,他的偶然的转瞬即逝的浮想。到了这个年龄,现实早已替代了浪漫,真实则赶走了幻想。如今的栗致烜,只是把艺术作为休闲时的享受和消遣。那天,他独自开着厂长的专用轿车,来到了市展览大厅门前的广场,他走出汽车,方觉得天真冷,尽管阳光明媚,但季节是冬天,阵阵小北风袭来,使他刚离开汽车暖气烘烤的躯体掉进了另一个世界。他锁好车,匆匆走进美展大厅,立即跨进一幅幅艺术品酿造的艺术境地,无论是油画、国画、水彩还是素描,其中勾画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形象传神。他知道,这些人物都是画家们创作出来的,然而,这种创作并非凭空而来的,纸上及画布上的人物都是有模特原型的,有的人物就是现场写生,他看着、思索着,从画中的人物想到生活中的他们……

“同志,不,是老师,我可以为你画一幅速写吗?老师,真不好意思!”

这时的栗致烜方回过神来,从画中回到展厅。啊,与自己咫尺之间的是一个风姿绰约的女性。他没有正面看她,只是环视一下展厅,偌大的艺术王国只有他们两人,不用问,这姑娘是负责维持展厅正常秩序的,应该是美展的主办单位的人。可是,为何参观美展的人这么少?少得只有他一人。他下意识地问道:

“看美展的人一直这么少吗?”

“是啊,如今的人,去酒店、去歌厅的多了,再说,咱们德府市,喜欢美术的人本来就少,像你这样专心认真浏览作品的人更少。”

说话时,姑娘的眼睛毫不拘束地对视着栗致烜。就在这时

刻,男人的眼光方正面地近距离地又是极认真地端详着对面的姑娘。啊!她的气质如此脱俗超群,高雅端丽。他是从姑娘的眼睛中开始了这种发现。这是一双秀美又沉毅的眸子,美丽中渗透着沉稳,洒脱里蕴含有执著。它形体适中,黑白相间,恰如其分地镶嵌在稍圆稍长稍似瓜子形的面庞上。它犹如两个被微风晃动起涟漪的湖泊,静谧中涌动着激情,那分明是一种清纯的透亮的情愫。眸子上面一对端庄又俊俏的眉毛,还有遮掩眸子的一根根长长的整齐的睫毛,都可以印证他的判断。一双眸子正中下边的鼻子,活赛雕塑家鬼斧神工创造的艺术品,它丰满而不显肥大,瘦削而不干瘪,特别是略高的鼻梁并不孤独得如鹤立鸡群,而是与各个部位布局得格外和谐。看到这里,栗致烜方发觉自己有点失态了。作为他,他总认为,是不应该这样贪婪地去观察一个女子的面容的。平常生活中,在他的生存空间里,他没有这样认真地去注视过哪个女人。也许,那些女人没有吸引他的魅力,也许,是他的视觉发生了问题,因为美是无时不存在的,只是看你发现了没有。他没有发现,自他知青时代初恋的那个姑娘死去以后,他就没有过这种发现。可是,这会儿他发现了,不知为什么,他的心竟然慌乱起来,在一个赛牡丹花般的美丽姑娘面前,他有些语无伦次地说:

“你为什么要为我画速写?”这阵儿,他才想到,还没回答姑娘刚才的请求,而刚才说的那些,都是答非所问的东西。他把她提出的要求踢了回去。

“我可以不回答你的提问吗?”

“我只是希望你回答。我也很好奇的。”

在双方的微笑中,气氛渐渐松弛下来,展厅里的暖气似乎比先前足了些,尽管宽敞的空间只有主宾两人,但是已不像刚进来时那样宁静和拘谨了。姑娘想了想,略微歪一下头,稍稍放缓一下节奏地说:

“既然如此,我可以告诉你,对,还没问你的尊姓大名,你可以

告诉我吗？”

“当然——可以，姓栗，记住，不是李，是栗，西木栗的栗，不是木子李的李。”

“嘿嘿——你真认真，我又不是弱智，栗和李发音就不同嘛。”

“对——发音就不同的，姓栗名致灿。这两个字要不加以注释，你肯定写错。”

“那是啊，这两个字的同音字太多了，不过，我还是能判断个八八九九的，你那个致，不是志气的志，就是致力的致，你那个灿字，应该是到达的达，达到目的的达，嘿——对吗？”

“对了一半中的一半，是致力的致，但你并没有肯定，而是罗列了志和致两个字。至于你说的达字，错了，我这个灿字，是火与旦的组合，左边是火，水火的火，右边是旦，元旦的旦，想不到吧。”

“怎么叫这个字，有什么意思？”

“没有意思，名字不过是一个符号罢了，不一定非要有什么深奥含义吧。不过，如果说完全没有意思，也不是，就这个灿字，曾被东汉章帝用作名字，章帝刘烜与明帝刘庄二帝在位三十余年，使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大汉声威复振，史称‘明章之治’……”

“噢，你还有当皇帝的野心呢！哈——”

“哪是那意思，我只是怕与别人重名，才改的这个灿字，早先真的用的是那个达到的达。”

“我判断的并不错嘛，谁的名字能随便改来改去的。这个灿字，又不好认，太生涩了，哪里如那个到达的达字有意思。”

“用哪个‘dá’字，一点都不重要，争论这个没有意思。对，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好，我这就回答你，你听好，因为我喜欢你，爱你。”姑娘直率的话语似犀利的锋芒，刺激了男人敏感的神经。顿时，他原本还算沉静的面庞写满了似是而非又朦胧迷离的假想。她停顿一下话语，看一眼对面的人，“栗致灿老师，请不要误解，也请原谅我的

不加任何包装的言辞,我所指的喜欢与爱,并非小市民们泛指的那类含意。如果你喜爱造型艺术,大概你会记得,那是八十年代初的全国的一次美展,曾出现了一幅以《父亲》命名的油画,他画的是一个老人,一个有着农民的质朴,打着备受煎熬和磨难烙印的父亲的真实形象。这幅画给了我很多启发,我想创作一幅具有时代风采的现代人,他当然不是《父亲》,而应该是《儿子》,一个民族的儿子,也可谓一个民族的希望。我的这种企图已经有两年了,可是一直没有寻觅到《儿子》的原型,或称为模特。不过,在我的脑子里,对这个原型是有一个概念的,已经许久了,今天突然见到你,眼前一亮,原型不就是你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呀。”

听到这里,栗致灿有点受宠若惊了,不过,他对视着年轻的姑娘,心里又生发出一种疑惑和不信任的情愫。面前的姑娘毕竟太年轻,自己又不了解她,她能驾驭如此大气的创作吗?他故意问她:“你概念中的人物,是个什么样子的?”

“他应有阳刚之美,有浩然正气,又具有宽阔胸怀,有容乃大嘛。我说不好这个问题。但是,我心里一直在孕育这个形象,倘若找不见他的原型,只是去凭空臆造,那样画出的人物肯定是没有生命的,所以,我——”

“别说了,我明白了。既然这样,别说画速写,就是画素描,我也奉陪。只是,我根本不是你要求的那么高大的人物,真怕你选错了模特,那可就事倍功半啊。”

“哪里可能呢,再说,原型是你,最后成画的形象并不是你。”姑娘直率地说。

这时有三五成群的人往展厅里来,不一会儿,就拥进来二三十人了。有的还对着画面指手画脚地品头论足。这场合,哪里适宜现场写生作画。

“这样吧,栗老师,既然你答应我画素描,咱们就定下个君子协议,三日之内,我约你,可以吧?”